

## 曹丕赋作中生命意识的多重解读与艺术表现

刘若欣

文华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魏晋是一个生命色彩浓郁的时代，也是文人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代。曹丕在这一时期的文人中颇具代表性，也是建安文学的重要人物。本文以生命意识为切入点，运用文献研究与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曹丕赋作中所体现的生命意识进行研究，从中不难发现其生命意识主要表现为对生命本体的时间性焦虑、对存在状态的孤独性体验、对生命情感的悲情性咏叹。曹丕摒弃了汉大赋铺张扬厉、堆砌辞藻的创作传统，转而以大量抒情小赋抒发个人情志，在其赋作中主要通过情景交融、抒情主人公的多面塑造的手法来感慨自身在政治斗争中的艰难处境；或叹息生命短促、岁月流逝；或感伤社会群体的悲惨生活。从“体物”到“缘情”的创作变化，为后世建安文学的情感转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曹丕；赋作；生命意识；建安文学

**【收稿日期】**2026年5月30日

**【出刊日期】**2026年6月18日

**【DOI】**10.12208/j.ssr.20260218

###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of life consciousness in Cao Pi's fu works

Ruoxin Liu

Wenhua University, Wuhan, Hubei

**【Abstract】**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were an era marked by a profound sense of life, as well as an age when the self-awareness of literati first began to awaken. Among the literati of this period, Cao Pi is highly representative and also a key figure in Jian'an Literature. Taking life consciousness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and examines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living contexts in which Cao Pi lived to analyze the origins of the formation of his life consciousness. A study of the life consciousness reflected in Cao Pi's fu writings reveals that his life consciousness is chiefly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temporal anxiety over the essence of life, solitary experience of existential state, and sorrowful chanting of life emotions. Breaking away from the Han dynasty grand fu tradition of rhetorical grandiloquence and ornate diction, Cao Pi turned to composing numerous short lyrical fu to express his personal sentiments. In his fu works, he mainly employs techniques such as the fusion of feelings and scenes and the multi-faceted portrayal of lyrical protagonists to lament his difficult predicament in political struggles, sigh over the brevity of life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or grieve over the miserable lives of the general populace. The creative shift from "describing objects" to "expressing emotion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motional turn of later Jian'an Literature.

**【Keywords】** Cao Pi; Fu poems; Life 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of the Jian'an period

#### 1 曹丕赋作中生命意识的多重解读

东汉末年，赋体文学由铺张扬厉的大赋转向篇幅短小、侧重抒情的小赋，抒情色彩显著增强。与诗歌相比，赋在体式上更为灵活自由，这也为曹丕借赋抒情、抒发内心情志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艺术空间。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评价曹丕“妙善辞赋”<sup>①</sup>，曹丕今存

赋作共二十八篇，且大多完成于他称帝之前。长期动荡的时局、特殊的文化环境，再加上家庭关系的疏离，共同塑造了曹丕忧郁、孤独、彷徨的精神气质<sup>②</sup>。在他现存的赋作中，有十四篇集中体现出对生命问题的思索：既有对时光易逝、生命有限的焦虑，也有对自身孤独处境的深切感悟，更饱含着对生命情感的悲情性咏叹。

<sup>①</sup>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52页。

<sup>②</sup> 张靖:《论曹丕赋中的感伤情怀》,《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 1.1 生命本体的时间性焦虑

曹丕的感物类赋作中，侧重于写情寄托于物中，即寄情于景。在对自然物象的描写之中，寄托着对时光流逝、生命短促的感伤。在《感物赋》《柳赋》《永思赋》中，曹丕都将内心的情感寄托于景物之上，仿佛物我相通，共具一感。

这种由物及情的写法，在《感物赋》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在序中，曹丕写道：“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sup>①</sup>南征荆州返回途中，曹丕经过家乡并留宿于此。在庭院中亲手栽种甘蔗，历经夏秋两季，甘蔗先荣后枯。他目睹了甘蔗由盛夏的繁茂逐渐走向秋日的枯萎，于是心生触动，发出“岂在斯之独然？信人物其有之”<sup>②</sup>的感慨。他对朝代的兴废、人的生命的盛衰、光阴不待，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

与《感物赋》着眼于草木荣枯不同，《柳赋》则将生命感伤置于十五年的时间跨度中加以呈现。曹丕在《柳赋》序中点明写作动机：“感物伤怀，乃作斯赋。”<sup>③</sup>建安五年（200）二月，曹操领兵讨伐袁绍，双方在黎阳相持不下。同年十月，官渡之战，曹军取得大胜。那时曹丕才十四岁，随父出征，在驻扎的地方种了一株柳树。时间来到建安二十年（215），曹丕再次路过此地，当年的弱柳已然粗壮合抱、枝繁叶茂，而曾经跟随在身边的侍从仆役，却已有许多不在人世。岁月变迁带来的强烈对比，让曹丕心生怅惘，于是感慨：“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遗物而怀故，俛惆怅以伤情。”<sup>④</sup>深刻体现出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沧桑与睹物思人、追怀往昔的悲痛。

《永思赋》中的时间焦虑，被置于更广阔的空间维度中。在《永思赋》中，曹丕写道：“仰北辰而永思，泝悲风以增伤。哀遐路之漫漫，痛长河之无梁。愿托乘于浮云，嗟逝速之难当。”<sup>⑤</sup>他借游子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以及路途遥远、山川阻隔的艰难，抒发对人生短暂、岁月难留的深沉感慨。

### 1.2 存在状态的孤独性体验

曹丕赋作中的孤独情感，大多由其自身所处境遇与即时感悟所引发<sup>⑥</sup>。

曹丕的《感离赋》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特点。据史实记载，建安十六年（211）七月，曹操率军西征韩遂、马超，曹植随行，曹丕受命留守邺城。在亲人皆随父出征、自身独留后方的处境下，曹丕产生了被疏离的孤独感，于是写下《感离赋》，将离别的苦楚倾注其中。曹丕在《感离赋》中写道：“秋风动今天气凉，居常不快兮心中伤。出北园兮彷徨，望众墓兮成行。柯条惨兮无色，绿草变兮萎黄。感微霜兮零落，随风雨兮飞扬。日薄暮兮无惊，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伫兮良久，忽踟蹰兮忘家。”<sup>⑦</sup>他彷徨在园中，只看到秋风萧瑟、坟墓成行、绿草萧条、风雨飘扬的景象，愁思绵延，久久无法消散。在此篇作品中，曹丕采用移情于景、借景抒情的艺术手法，使主观情绪与客观景物相互融合，进一步凸显了孤独心境的悲凉。

《离居赋》以闺中女子与丈夫分离、独守空闺的惆怅为描写对象，借此间接抒发作者在太子之位尚未确立时期的失意情绪，其感情色彩与《感离赋》相似。赋中起笔“惟离居之可悲，廓独处于空房”<sup>⑧</sup>，直接道出独居之苦。“愁耿耿而不寐，历冬夜之悠长”<sup>⑨</sup>，写愁绪缠身、彻夜难眠，冬夜因此显得格外漫长。再到“惊风厉于闺闼，忽增激于中房”<sup>⑩</sup>，一阵寒风猛然灌入室内，来回激荡。最后“动帷裳之晦暖，对明烛之无光”<sup>⑪</sup>，帷帐飘摇，烛火暗淡，整段文字的凄冷孤寂感由此达到了顶点。通过对独处、无眠、惊风、暗烛等情境的刻画，呈现出被孤立与冷落的精神状态，由此生发出强烈的孤独感。

曹丕的族弟文仲，死时年仅十一岁。文仲的母亲痛惜幼子早夭，悲伤不已。曹丕出于宗族之情，专门写下《悼夭赋》。赋文开头四句：“气纾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sup>⑫</sup>从身体感受写到行为，再直抒胸臆——胸中堵塞，泪流不止，徘徊旧地看到灵衣，面对遗

①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②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③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④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0页。

⑤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⑥ 宋俊伟:《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⑦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8页。

⑧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⑨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⑩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⑪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物痛惜对方独自离世,层层深入,悲切动人。最后四句:“悲风萧其夜起,秋气惨以厉情。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哀鸣。”<sup>①</sup>转向外界环境,悲风秋气加剧了凄厉的情绪,仰天长叹,连鸟鸣都觉得是离群之哀,情景交融,余悲无穷。此赋围绕睹物思人、物存人亡的情感展开,集中抒发了宗族成员早逝带来的失亲之痛,是曹丕孤独情感在生命体验层面的重要体现。

### 1.3 生命情感的悲情性咏叹

汉末建安时期,战争动乱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妇女承受的苦难尤为深重。这一时代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便集中体现为由此引发的家庭离散、夫妻别离,以及妇女的悲哀与苦难。汉末以来,封建宗法礼教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权威,不断受到质疑与否定。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妇女的命运与处境,开始进入作家的视野,并成为他们笔下的重要主题。曹丕善写妇女题材的作品,属于这一类型的有《寡妇赋》《出妇赋》《蔡伯喈女赋》三篇,其中《蔡伯喈女赋》只剩下序文部分,正文部分已经散佚,后人无法得见其完整面貌。《寡妇赋》和《出妇赋》都是以女性口吻徐徐展开,表达对婚姻不幸的妇女深切的同情,表现出曹丕对生命情感变迁的感叹和对长久情感的珍视。

《寡妇赋》是曹丕为友人阮瑀早亡而作,作品以阮瑀遗孀的口吻,抒写其内心的悲痛与孤寂。文中“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依”<sup>②</sup>的强烈对比,写出寡妇与周遭欢乐的氛围相隔绝的孤独状态,“抚遗孤兮太息,俛哀伤兮告谁?”<sup>③</sup>抚摸子女时常常叹息,低声下气的辛苦对谁来讲,直接抒发了主人公内心的无助,表现其悲痛无处诉说、愁苦无人可依的凄凉处境。“三辰周兮递照,寒暑运兮代臻。历夏日兮苦长,涉秋夜兮漫漫。”<sup>④</sup>日月寒暑的循环,落到人的身上,就是夏日苦长、秋夜难捱的切身体验。微霜、燕雀、冰雪这些秋冬物象层层叠加,寒意步步加深。最后一句“伤薄命兮寡独,内惆怅兮自怜。”<sup>⑤</sup>把前面所有对时序更替、景物变换的铺排,都化成了对自身薄命孤独的悲叹。借助季节更替

与景物变化来烘托情感。从夏日漫长、秋夜漫漫,到微霜落庭、寒水成冰,时序的推移不仅表现出时间的流逝,更象征着主人公愁苦无尽、孤寂难消的心境。《寡妇赋》表面写寡妇之悲,却寄托了曹丕对生命脆弱、离别无常、人生孤苦的深刻体会。他并非仅仅同情他人,更是将友人之死、寡妻之苦纳入自己对生命与孤独的思考中,进而抒发对生命短暂、孤独常在的感慨。

如果说《寡妇赋》写的是亡夫之痛,那么《出妇赋》写的便是弃妇之悲。《出妇赋》的创作是基于王宋被弃之事。曹丕在《代刘勋出妻王氏诗序》中云:“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sup>⑥</sup>曹丕对此颇有感触,对王宋的境遇感到同情,于是创作了《出妇赋》<sup>⑦</sup>。在赋中“念在昔之恩好,似比翼之相亲”<sup>⑧</sup>跟“惟方今之疏绝,若惊风之吹尘”<sup>⑨</sup>,一前一后,对比十分鲜明。以比翼鸟比喻昔日的恩爱,以惊风扬尘比喻今日的决绝,形象地展现出夫妻关系由亲密到破裂的急剧转变。这种情感上的巨大落差,进一步强化了主人公被弃之后的孤立无援,使其孤独境遇更具悲剧性。通过远行、马嘶、鸟鸣等场景渲染离别之悲,并以景物衬托人情,“情悵恨而顾望,心郁结其不平”<sup>⑩</sup>突出弃妇内心的凄凉与愤懑。《出妇赋》既体现出曹丕对人际关系疏离、情感易变的感悟,也揭示了社会秩序对个体的压迫,反映了曹丕对感情变迁、人性复杂的敏锐洞察。

## 2 曹丕赋作中生命意识的艺术表现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批评专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sup>⑪</sup>的观点,将“气”视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范畴。“气”的内涵丰富,既指自然之气,亦涵盖精神气质、生命活力等层面。所谓“主气”,于人而言为情思、气质与意志,于文而言则为气韵、风骨与笔力,核心便是注重情感的自然倾注与贯通,以气运词、一气呵成。主体情感的充沛饱满,正是作品气韵生动、气势飞动的内在根基,“主气”在很大程度上即“主情”。<sup>⑫</sup>曹丕摒弃了汉大赋铺

①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②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③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④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⑤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⑥ 张凯亮:《浅论曹丕〈出妇赋〉中的弃妇形象》,《今古文创》2023年第27期。

⑦ 王春庭:《论曹丕赋》,《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⑧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⑨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⑩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⑪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37页。

⑫ 史超:《曹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07年,第14页。

张扬厉、堆砌辞藻的创作传统,转而以大量抒情小赋抒写个人情志,代表作有《感物赋》《感离赋》《离居赋》《永思赋》《悼夭赋》《寡妇赋》《出妇赋》《戒盈赋》《柳赋》等。可见这些赋作具有强烈的抒情性,每篇赋都是作者由情而发,也都是为达情而作。鲁迅先生称建安文学是“为艺术而艺术”<sup>①</sup>,这一特质在曹丕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其赋作中的生命意识,也正是依托这般浓烈而真挚的抒情笔法,得以充分展现。

### 2.1 情景交融的抒情色彩<sup>②</sup>

以感取胜的曹丕赋作,抒情风格含蓄蕴藉、委婉深沉,从不以激烈的言辞直接宣泄内心的情绪,而是善于借助环境氛围与物象景致烘托心境,笔下之景皆为情所设,景语皆作情语,实现了情景相生、物我相融的艺术效果。

在《出妇赋》中,曹丕并未直接铺陈被弃女子的悲泣与哀怨,而是将目光投向归途之中的寻常物象:“马踟躇而回顾,野鸟翩而高飞,枪哀鸣而相慕。”<sup>③</sup>驾车的马儿徘徊不前、频频回头,原野间的飞鸟振翅高飞,却发出凄怆的哀鸣,彼此眷恋倾慕。以禽鸟尚且懂得相依相慕的温情,反衬出丈夫的薄情寡义,将出妇心底无处诉说的怅惘、满心的委屈与彻骨的悲凉,都融入萧瑟孤寂的归途之中,景与情相互交融,更显哀婉。《寡妇赋》里“历夏日兮苦长,涉秋夜兮漫漫。微霜陨兮集庭,燕雀飞兮吾前”<sup>④</sup>,从夏日的漫长难熬,到秋夜的漫漫无尽,时节悄然更迭,景物也随之变化:庭院之中寒霜坠落,燕雀纷飞掠过身前。看似只是客观描摹四季景物的更迭,实则每一处景致都在烘托寡妇独处无依、长夜难眠的孤苦心境。《离居赋》中“惊风厉于闺闼,忽增激于中房”<sup>⑤</sup>,狂风骤然闯入闺阁之中,在卧房内肆意激荡,吹得帷帐摇曳昏暗,原本明亮的烛火也变得黯淡无光。将狂风入室、帷帐摇曳、烛光黯淡的室内景象与思妇的孤寂心境融为一体,没有直接诉说离思之苦,却借狂风、帷帐、烛光这些身边可见的景物,将独守空闺的幽怨、怅惘与思念,刻画得细腻幽微,动人心弦。《感离赋》中“秋风动兮天气凉,柯条愒兮无色,绿草变兮萎黄”<sup>⑥</sup>,秋风乍起,天气转凉,树木枝条黯淡失色,青青的绿草也渐渐枯萎泛黄。草木凋零的衰败之景,是

自然时节的常态,更是曹丕为离思惆怅特意布设的情中之景,自然景物的萧瑟凄冷,与人内心因离别而生的惆怅、落寞彼此呼应,景的凄凉放大了情的哀伤,让离别的愁绪在萧瑟的秋景中缓缓蔓延,含蓄却又直击人心。

整体而言,曹丕的抒情赋在情景交融的艺术表达上特色极为鲜明,也取得了颇高的艺术成就。他的赋作极少直接抒情言志,而是始终坚持以景物为载体,以环境为烘托,将人物内心的悲欢离合、哀怨惆怅,尽数寄托于草木、鸟兽、风云、烛火等物象中,形成了委婉含蓄、余味悠长的抒情特质,也让其赋作在魏晋抒情赋中独树一帜。

### 2.2 以悲为美的抒情特色<sup>⑦</sup>

在曹丕抒写生命意识的赋作中,其整体的情感基调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悲情色彩,其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素来存在“以悲为美”的抒情传统。悲音易动人、哀辞易感怀,悲情往往比欢愉之辞更能叩击人心、引人共鸣。这一审美取向在曹丕的赋作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在其十余篇抒情赋里,感伤悲戚之作占据绝大多数,无论是悼亡伤逝的《悼夭赋》,哀叹亲友早夭、生命倏忽即逝,还是代人言情的《寡妇赋》《出妇赋》《离居赋》,描写乱世之中孤苦无依、遭弃离别的凄苦,亦或是《感离赋》《永思赋》中对离别孤寂、人生短促的反复咏叹,都以悲情为底色,将生命之痛、离别之苦、身世之悲抒写得真切动人。与汉大赋铺陈排比、意在讽谏颂德的功利性创作不同,曹丕此类抒情赋摆脱了政教功用的束缚,不依附于政治说教,也不追求外在的铺张扬厉,而是专注于内心情感的真实抒发,呈现出鲜明的文学自觉倾向。

魏晋之际文学走向自觉,文人的目光从家国政教逐渐转向个体生命本身,对人生境遇、命运无常的感悟更加敏锐。长期战乱之下,生离死别、家室离怨、妇女哀伤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曹丕将创作视角投向这一群体,借寡妇、出妇、离妇的悲剧命运,将妇女之悲延伸为对人生无常、时光易逝、孤独常在的感叹,在代言书写中表达对生命本质的思索,体现此时期文学创作的前所未有的自觉进取精神。

<sup>①</sup>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91页。

<sup>②</sup> 邹庆浩:《曹丕辞赋散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17页。

<sup>③</sup>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sup>④</sup>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sup>⑤</sup>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sup>⑥</sup> (三国魏)曹丕:《曹丕集校注》,夏传才主编,唐绍忠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sup>⑦</sup> 邹庆浩:《曹丕辞赋散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19页。

与此同时,曹丕赋中浓郁的悲情,亦与其个人政治处境密不可分。这类作品多作于其担任五官中郎将前后,此时世子之位尚未确定,兄弟相争、政局暗流涌动,使其长期处于焦灼不安与忧思郁结之中。在曹丕的《离居赋》中,他借思妇之口,着力渲染“离居”之苦。文中所用“空房”“冬夜”“厉风”等意象,共同形成一种凄冷悲绝的空寂氛围。作者表面写闺中妇女与丈夫分别后独守空房的怅惘,实则暗喻自身太子之位未定所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 2.3 多面塑造的抒情面向<sup>①</sup>

曹丕的赋作以情感抒发为核心,在不同题材、不同情境的作品中,塑造出身份各异、心境复杂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拟写妇人境遇的作品尤为典型:在《寡妇赋》中,曹丕以代拟之笔描写寡妇的孤苦境遇,将自身情感投射于乱世中失去依靠的女性身上,塑造出孤寂无援、哀婉凄切的孤独者形象;在《出妇赋》里,他又站在被遗弃妇女的立场,书写其因无子而遭夫家离弃的委屈与无奈,使抒情主人公兼具命运之悲与身世之叹,体现出对底层女性生存处境的深切同情;在《离居赋》中,他又拟作与夫君别离的女子,写其独守空闺、长夜漫漫,满含孤寂难耐的怅惘与愁思。曹丕这类书写闺情、离怨的赋作,还暗含古代文学中以夫妻喻君臣的经典创作传统。这一传统由来已久,文人常借女子与夫君的亲疏离合,来隐喻臣子与君主的关系,将难以直言的政治心绪藏于闺阁情思之中。曹丕身处复杂的政治纷争,虽身份尊贵,却也历经猜忌与疏离,他笔下失宠、离居、孤苦的女子形象,不单是对乱世女性的同情,更借此委婉寄托自身的政治感触,把对君臣际遇的体悟、内心的失意与怅惘,融入细腻的情感抒写里,让赋作的情感内涵更显深沉,也让这类抒情之作有了别样的寄托。而在拟写游子的《永思赋》中,抒情主人公则化作远涉他乡、归期难望的游子,抒发人生短暂、一事无成的感慨。

除了以他人视角展开的代情之作,在抒写自我情志的赋作中,曹丕的抒情形象同样非常丰富。在《悼夭赋》中,作者以兄长的身份直面族弟夭折的悲剧,以真

挚沉痛的笔触抒发骨肉分离之悲,将抒情主人公呈现为情感细腻、心怀悲悯的仁厚长者形象;《柳赋》以柳树荣枯联想到人生短暂,借草木之盛衰叹喟时光流逝、功业未成,在伤时之感中暗藏建功立业的志向,抒情主人公由此升华为心怀天下、志在四方的政治家形象;《戒盈赋》则于登临游观之际抒发对世事盈虚的思考,于安逸之中保持警惕,于顺遂之际心怀忧思,塑造出居安思危、自省自持的青年公子形象。

总体而言,曹丕赋作中的抒情主人公虽身份不同、立场各异、情感指向有别,却始终围绕着对生命本质的思索展开。无论是丧亲之痛、孤苦之悲、被弃之怨,还是时不我待的焦灼、居安思危的审慎,最终都归趋于对时光易逝、生命无常、孤独常在的感悟。

### 参考文献

- [1]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2] 张靖.论曹丕赋中的感伤情怀[J].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7(03):102-106.
- [3] 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 [4] 宋俊伟.以情纬文——曹丕赋的诗化探析[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3):98-101.
- [5] 张凯亮.浅论曹丕《出妇赋》中的弃妇形象[J].今古文创,2023,(27):43-45.
- [6] 王春庭.论曹丕赋[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40-43.
- [7] 史超.曹丕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06.
- [8] 邹庆浩.曹丕辞赋散文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4.
- [9]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sup>①</sup> 邹庆浩:《曹丕辞赋散文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5年,第20页。